

惕

齊

經

說

易經說卷三

惠安孫經世

周禮地官序官經注牛人經注秋官小行人經注正

字

地官序官彙人

宋本上行本閩本彙誤彙宋本所附及葉鈔本釋文彙誤稿

注

鄭司農云彙讀爲槁師之槁主穴食者故謂之槁

各本槁多誤稿

牛人職軍事共其槁牛

釋文宋本嘉靖本閩本監本毛本槁

誤稿注同注鄭司農云槁師之牛小行人職若國師役

則令槁膾之注故書槁爲彙鄭司農云彙當爲槁

謂槁師也

十行本槁爲彙誤槁爲彙下彙字槁師字誤同閩本監本槁爲彙及下彙字誤

同宋本毛本上槁字誤同釋文彙字誤同大字本錢鈔本彙字誤同爲槁師字並誤槁嘉靖本上

彙字誤同下彙字誤彙爲槁槁師字改刻與毛本並誤同大字本

案地官序官經橐字卽小行人故書橐字本皆从禾不从木注槁字卽小行人經注及牛人經注槁字本皆从木不从牛橐字从禾不从木其證有七經典釋文凡从木之橐例苦老反从禾之橐例古老反小行人故書橐字釋文反古老不反苦老則从木者決非底木證一也宋本毛本及宋本錢鈔本所附釋文字正从禾證二也地官序官唐石經字亦从禾與小行人釋文形聲適相應證三也嘉靖本監本毛本及通志堂釋文字亦並从禾證四也从禾之橐反古老訓禾莖亦訓矢幹从木之橐反苦老訓枯槁博而反苦報則訓槁勞音義俱別从禾音義於地官小行人皆不合故注依先鄭自古老反之橐改讀苦報反之槁槁卽橐之

變體

而其一旦因弓改故書之經證五也地官序官釋文亦

云橐人注音槁

宋本所附及通志皆本槁誤稿今依盧本改正

同苦報反證六也

古老反與苦老苦報反皆从高得聲音雖分而部則同故

苦老反之橐可讀古老反之橐

夏官序官注橐讀爲芻橐之橐

古老反之

橐亦可讀苦報反之槁證七也槁字从木不从牛其證有

十小行人經槁字釋文唐石經及注疏諸本從未見有从

牛者則从木自是康成目來相傳之舊證一也牛人經槁

字唐石經十行本余本並从木十行本余本所附釋文及

葉鈔釋文亦並从木皆與小行人經符證二也小行人經

文乃後鄭依先鄭所改先鄭果定爲从牛之槁據目改經

者當不別爲从木之槁觀經文从木則注本从木可知地

官序官注及牛人注亦本从木可知證三也小行人注十

行本爲槁字从木岳本闔本監本爲槁槁師字並从木證

四也古槁勞字卽作槁段氏濼讀考謂因其枯槁而潤之

曰槁猶因其勞苦而慰之曰勞是也濼禕或別用醕字

長田君牌史見勞醕說文不錄目字出俗作耳从牛之槁蓋尤晚出

俗字既說文所不收亦濼碑所未見

其字始見廣雅段氏說文注謂濼時盛行此字未見確據周禮經注不應早取而登之證五也地官序官牛

人兩疏一則言枯槁再則言枯槁是从木之本唐賈氏尙

及見之證六也左氏僖二十六年傳公使展喜槁師正義

引服注亦曰枯槁爲言是服本槁師字亦同周禮注从木

今本左傳與國語公羊證七也書傳解序稟飫云稟勞是

槁皆从牛乃後人所改

彙勞字从木偽孔氏亦同證八也正義釋傳彙勞引左傳

槁師十行本闕本備作槁亦目枯槁爲言是槁師字从木唐孔氏亦

同證九也五經文字云勞師借槁字爲之是槁師字當从

木張參亦主此說證十也或疑彙人職十行本監本毛本

作彙與地官序官宋本十行本闕本合釋文唐石經宋本

余本作槁與序官宋本所附及葉鈔本釋文合則序官从

禾之本尙非確據小行人釋文反古老與所出故書彙字

不合或即係苦老之譌亦未足援目互證抱經盧氏考證

音義定經作彙與注作槁同一字目大祝注引杜子春振

讀爲振鐸之振奇讀爲奇偶之奇例之於注但亦可通曰

此注可通推之小行人之注與經終不可通卽合之釋文

所稱此注之音亦先不可通何則稟讀槁師之槁非直讀
稟爲槁猶之振讀振鐸之振非直讀振爲振奇讀奇偶之
奇非直讀奇爲奇設大祝釋文亦如其稱曰振動注音振
奇據注音奇可乎不可稟槁旣同一字設故書作稟而先
鄭從而定之爲槁後鄭且緣之改經爲槁是所定所改之
字仍然無異於故書之字也卽謂二字一木在下一木在
左字體亦微有別而木在下爲正體木在左乃其變體目
正體不如變體而竊竊然定之改之何若是多事歟或疑
段氏漢讀考曰槁槁與灑灑眡視示祇等皆爲古今字則
地官序官經作稟注作槁牛人經作槁注作槁小行人故
書作稟注及經作槁於義例亦無不合曰如其說則序官

注固云彙讀爲犒師之犒矣漚眠等亦嘗云某讀爲某乎
小行人注固云彙當爲犒而經卽改之爲犒矣漚眠等亦

嘗云某當爲某而經卽改之爲某乎卽推窮其類如聯之

爲連大司連之爲輦小司義之爲儀大司徒小宗伯肆師典命全經中此

例亦間有之嫂亦祇以今字讀古字或曰今字改古字從

禾嘗曰今之俗字改古之正字也且自康成曰後書本遞

變大抵由古而今由正而俗未聞有曰今字俗字胥變而

歸於古字正字者小行人經諸本皆作古字正字亦必屈

就已說謂經實作今字俗字抑獨何與反覆曰觀段所定

諸犒字皆不可從而地官序官經及小行人故書當作从

禾之彙更無疑矣或疑細玩注意小行人故書蓋本从禾

之橐先鄭目爲字誤故特日本字正之曰橐當爲槁地官
序官蓋本从木之橐先鄭不目爲字誤故卽目今字通之
曰橐讀爲槁師之槁牛人注目序官注例之當有讀爲之
文今直詁目槁師之牛小行人注目考工記妨胡之笄注
例之亦當更有讀爲之文今直綴目謂槁師也蓋皆省文
互見也如此折衷段說似較平允曰讀爲與當爲注例不
必盡分爲二立之爲泄先鄭於鄉師則云讀爲於司市則
云當爲奠之爲定杜氏於司市則云當爲後鄭云
讀爲於小史
則云讀爲其歸一耳何得據此判一橐而一橐一槁而一
槁槁師字作槁旣係俗書亦何煩如此遷就彌縫曲爲之
護乎或疑地官序官斷主从禾之橐與槁人職釋文石經

諸本未免互將毋槁人職釋文石經諸本反遜嘉靖本
乎曰嘉靖本於橐人職作橐猶其於饕人職作饕也凡皆
與序官合也釋文石經諸本於槁人職作槁猶其於饕人
職作饕也總皆與序官不合也目傳本久遠論嘉靖本自
不及釋文石經諸本之近古目全經體例論如地官廛人
夏官司勳等序官既改故書則本職從而改未有若饕人
之改於前而不改於後者如春官鞮鞻氏秋官條狼氏等
序官既不改故書則本職從而不改亦未有若槁人之不
改於前而獨改於後者苗本改作犒人其謬更不足辨釋文石經諸本實
不及嘉靖本之近是抑觀小宗伯注受饕人之盛字亦从
喜則饕人職作饕於鄭本爲獨得其真而嘉靖本之不必

盡遜釋文石經諸本固卽此可徵焉或疑如此則地官序
官與小行人經何目或改或否曰彼此非屬一官沿革無
嫌鎔出或改或否正如授之爲受於司書則改於大司徒
則改於典婦功司儀則皆未之改耳獨於此乎何異或疑
依地官序官例則牛人經亦本作橐依小行人例則牛人
經作槁亦係改本日序官注明言橐讀槁師之槁牛人注
則未之及何目知經文必同序官小行人注明言故書槁
爲橐牛人注亦未之聞何目知經文之改必同小行人段
說文注曰牛人與小行人經皆
從先鄭改爲槁其橐斷亦類此參互較觀牛人之經本與
注同蓋斷斷矣

會同解

會與同周禮大宗伯六行人析言之他職多合言之析言之所曰示其義之別合言之所曰明其禮之通也禮本相通是故合焉而禮有兼該卽分焉而禮亦互見也然則其禮之詳何如曰觀於小宰職方氏職則知會同必先戒令也觀於大祝職則知會同必先告祭也觀於宰夫外府鄉師牛人縣師遺人稍人廩人司凡筵典路車僕司常大司馬司士諸子司右虎賁旅賁司兵司弓矢戎右齊右校人掌客諸職則知會同必具士庶卒伍馬牛車輦旗鼓黼依几席與夫財用牢禮委積糧食也觀於掌舍幕人掌次司戈盾諸職則知會同必致謹於次舍也觀於司儀職及儀

禮觀禮則知會同必爲壇三成上加方明而其儀無乎不備也然則鄭氏謂會無常期王將征討則合諸侯而發禁其說信乎曰征討亦發禁中一事而其說實有未盡然者試觀東都一會其所征果依誰耶無常期之說自是不易蓋事旣無定期亦無定也孔氏冲遠疑鄭說無據而欲曰左傳再朝而會當之抑思間朝之制本不足信再朝之期又安足憑也然則王十二歲不巡狩則殷同其果如鄭說乎曰殷同有因巡守而設其期可限曰十二歲有不因巡守而設其期不可限曰十二歲不可限曰十二歲者其舉之非曰巡守故亦非曰不巡守故而可限曰十二歲者其舉之非曰不巡守故乃正曰巡守故必謂不巡守乃殷

同則是巡守卽不殷同大行人掌客何旨一則曰王巡守殷國再則曰王巡守殷國也然則殷同不因巡守設亦有明文可徵乎曰卽徵之職方氏殷同若皆因巡守設則殷與巡守雖二事而實一事職方氏之戒四方亦當統言王巡守殷國不當上言王巡守下言殷國亦如之矣然則殷同爲巡守設其不行於畿內固不待言外此凡會同亦有遠在畿外者乎曰非遠在畿外大山川之過胡爲乎過之國君牲犢之膳又胡爲乎膳之賈氏疏謂殷國所在無常或畿內國城外或畿外諸侯之國斯言固卽凡會同之通例耳然則鄭曰儀禮拜日禮日禮月禮山川分屬四時其說何如曰此說與四時分官四方分來之說皆鑿而無當

經文祇渾言爲官何曰知春夏必於東南秋冬必於西北
四方分來移曰解巡守時殷同猶可外此殷同皆一時特
舉何分曰四時歲終則徧之有祀方明前後經本具列四
禮鄭乃分屬四時是禮有四而可徑去其三也核曰禮文
不明明大相刺謬乎然則鄭氏六服盡朝之說亦有可取
節者乎曰參取其說曰來同爲徧六服有何不可但六服
亦祇概言其數非必悉徵其國設其國皆來方三百步之
宮十有二尋之壇其將能盡容之耶然則鄭氏方明之說
其亦有當乎曰鄭謂會同而盟方明卽其監之之明神謂
之天之司盟是曰方明專爲盟用而會同必無不盟也夫
牛牲則飾自封人槃敦則共自玉府牛耳桃菊則贊自戎

右盟書與其貳則大司寇涖而登之太史目下受而藏之
謂會同有盟其誰曰不然然司盟掌會同盟約必繫之邦
國有疑是知盟特因有疑而設而非有疑固有無所事盟
者彼方明爲上下四方神鄭亦既明言之矣合衆諸侯自
宜合衆明神而禮焉壇上之加夫豈專爲盟用哉然則均
之會同何目或稱之大或目之小曰非正會同而畧倣會
同之禮故別目小目之據鄭賈解蓋卽行之殷覲時耳彼
旣目之爲小此因稱之爲大猶之後世古文尙書之別於
今文尙書前漢書之別於後漢書云爾然則會同自會同
何目或稱大朝覲而儀禮且徑稱目覲意者先朝覲後會
同鄭說良亦不誣乎曰會同在壇執幣非朝覲而卽目爲

朝覲故其名可相借。曰爲朝覲而實加隆於朝覲，故其號有特崇。必如鄭說先曰朝覲，則方其朝也。於禮未終其所受之玉未還，將幣時別無玉之可執。若遽還之而復執之於禮，毋乃已瀆乎。然則何曰屢稱大朝覲，會同曰會同，謂之大朝覲，會同亦猶唐曰陶唐，商曰殷商，楚曰荆楚，古人語不厭複。經傳中往往有此何曰兼稱朝覲，會同曰古人語多連及禮傳西酌犧也，而可并言象詩咏好台妻也，而可并言子論述躬稼孟紀過門稷也，而可并言禹禹也，而可并言稷幕人掌次連朝覲於會同，與詩車攻連同於會。其皆此例乎。然則會同之禮，王與侯實共成之。經傳中亦有分屬王侯者乎。曰有鄭氏謂大宗伯大行人一曰諸侯。

見王爲文一目王見諸侯爲文由大宗伯推之凡掌次所言諸侯會同小行人所言會同君之禮目及詩之會同有釋論語之如會同皆曰諸侯見王爲文者也由大行人推之凡掌舍小宗伯所言王之會同掌次王府司儀所言合諸侯職方氏大行人掌客所言王殷國目及左傳之禹合諸侯於塗山穆有塗山之會皆曰王見諸侯爲文者也然則或曰論語會同指王亦可備一說乎曰集解引鄭注諸侯時見殷見殷見隋唐開本多誤殷煇蓋涉周禮下文而譌朱子集註亦沿其誤其代殷目眾則目宜祖諱故至規變爲類蓋轉寫失之近注疏本亦作眾規或作衆規始又涉集註而譌今定從釋文或作本邦疏引鄭周禮註諸侯見王定論久已章章無端逞臆立異多見其憤憤耳竊嘗揆之事勢終春秋世未聞有目匹夫受

命分封者若曰會同指王必曰相指諸侯是公西氏願爲相乃欲身自爲侯也將子路志在千乘冉有志在六七十五六十亦皆欲自爲侯乎三子聖門高第不應妄想至此按之文法會同既指王則下文宗廟會同下應綴曰相之者非諸侯而何何得徑接曰非諸侯而何且核之典實王之會同贊王則大宰也詔王則大史也爲上相則大宗伯佐之則小宗伯而佐儻則肆師也凡皆王臣也非諸侯也諸侯於斯時方且爲之賓也不聞或爲之相也非諸侯而何又曷曰稱焉然則曲禮所言諸侯之會其與此有合乎曰相見於卻地侯與侯會乃會之變者不得託時見之會猶之未及期相見侯與侯遇乃遇之變者何得混冬見之

遇也然則詩徐方旣同亦可援爲殷同之同乎曰徐方旣同與淮夷來同均之同心歸服辭耳目爲殷同未免失之附會然則書四海會同某氏傳何如曰四海會同猶之江漢朝宗云爾釋曰會同京師於經文前後不嫌陵躐失次

耶

犧尊象尊辨

自來禮學咸宗康成鄭氏獨所解犧象二尊竊有難爲附和者彼其解犧尊也於周禮司尊彝則引先鄭云獻讀爲犧犧尊飾目翡翠於禮記明堂位則遵毛氏詩闕宮傳有沙飾之訓云犧尊目沙羽爲畫飾正義引鄭志曰犧讀如沙刻畫鳳皇之象於尊其形婆娑然夫獻讀爲犧目禮器明堂位徵之未爲無據犧讀如沙沙本讀安曰古音求之亦未爲非是但解曰鳳皇解曰翡翠實無確證且翡翠鳳皇顯然兩物若果翡翠是也禮記注何爲從毛傳之訓若果鳳皇是也周禮注何不正先鄭之誤彼此鎔出自相違伐曾謂鄭氏實有定見乎其解象尊也於司尊彝則采先

鄭象鳳皇及象骨飾尊之說於明堂位則專主象骨飾尊

之說夫目象鳳皇爲然於上文鳥彘未免混而無別曰明堂位

儀尊注例之與上文獻尊亦相混且經只言象胡目遂知爲象鳳皇乎目

象骨飾尊爲然則虎彝雖彝皆不飾目骨象尊未必獨飾

目骨且象與鳳皇大相懸絕既采鳳皇之說胡復采象骨

之說而於此既兼采兩說胡於彼復獨主象骨之說乎是

則鄭氏於象尊蓋與犧尊均之未能了然矣然則犧象當

作何解曰阮氏尊腹畫牛象之說似直捷可從蓋禽鳥莫

鳳爲靈故渾言鳥而可知爲鳳犧牲莫牛爲大故渾言犧

而可知爲牛牛尊之稱目犧猶之鳳彝之目目鳥也犧尊

既定象尊自無疑且目上下文比類之二尊皆畫獸爲飾

與雞彘鳥彘皆畫目鳥一例也與虎彘雖彘皆畫目獸更
一一也夫何容異議也至論二尊所由制則莊子天地篇
所謂爲之目百年之木確爲犧尊明證焉而象尊從可推
矣

或曰犧蓋牲之總名經傳中未有曰犧專屬之牛者曰魯
頌闕宮云享曰駢犧此稱牛爲犧之一證也國語晉語云
宗廟之犧此稱牛爲犧之又一證也經傳歷歷可據如此
何云未有乎

或曰犧象旣解爲牛象二獸王肅之說但可採取曰王氏
曰二尊形如牛象而背上負尊其制殊嫌奇怪且上文雞
鳥二彘未聞形如雞鳥下文虎雖二彘未聞形如虎雖胡

二尊獨形如牛象耶抑其引太和中所得子尾送女器爲

證本欲目堅後學之信實則適啓後學之疑焉犧尊旣係

刻木所爲何目積七百餘年於地中而依然如故尙可辨

爲犧尊其可疑一也

南史列傳三十九載劉杳引永嘉中賊發齊景公冢得二尊形爲牛象其

可疑正

同此犧尊乃奉祭重器唯天子諸侯得而具焉子尾齊

大夫耳何有於犧尊又何況於送女其可疑二也然則太

和中卽果有此事亦不過偶然得此牛形之器

其爲之亦當是目金

非目

與古犧尊實毫不相涉而乃援目證犧尊并因目證

象尊不已誣與

或曰據禮器犧尊其樸素無文之器乎曰犧尊有二一用

之郊祀一用之廟祭郊祀取其素故目瓦尊畫牛

郊特牲器用陶

卽請瓦尊之屬言之

而華藻不加禮器所云目素爲貴是也廟祭尙

其文故曰木尊畫牛而藻采盛設莊子所云青黃而文之

是也闕宮言犧尊將將蓋亦稱其文之美盛耳

目管子形勢解將將

鴻鵠貌之美者證之將將自當遵王肅盛美之訓

或曰犧尊旣云文盛何不用淮南倣真訓龍蛇虎豹曲成

文章之說曰倣真訓所論犧尊其語蓋卽取諸莊子獨龍

蛇虎豹意乃自家增衍出來本欲極言其華美而曾不計

其說之難通也夫目一尊而龍蛇虎豹紛然鑿出侈靡已

甚豈成先王法物其與虎彝相混與象尊及雞鳥諸彝之

例不合更無論矣

噩夢說

注杜子春云噩當爲驚愕之
愕說文引周禮作噩

案說文彳部云選相遇驚也

从彳選聲

此爲驚選字正字愕

說文心部不收蓋卽選之俗作

集韻選或从心
作愕

見說文

卽部其義乃譁訟非驚選意周禮注愕字及說文引周禮

器字皆轉寫失真其底本當並作選蓋杜目噩形奇難曉

說文亦
無噩字

故目選易其字而許從之也

注愕字葉鈔釋文及
十行本所附作鄂亦

非鄂郎鄂之隸變
鄂說文訓江夏縣

軌軌辨

軌聲从凡古文作軌聲从巳其義蓋通輿下三面材轆軾之所封而專言之則爲車軾前軌聲从九其義則爲車徽亦爲車鞞頭二者本截然不同顧不同者其義其聲而易

混者其形經傳中往往彼此互訛有訛軌爲軌者如周禮

大馭右祭兩軾祭軌闕本監本毛本作軌卽軌之俗體禮記少儀注引周禮諸本皆作軌

乃軌之誤觀注引杜訓車軾前少儀注范與軌聲同諸本

作軌與范聲同及周禮釋文祭軌音犯可見考工記輻人軌前十

尺又自伏兔不至軌七寸此係宋十行本闕本監本軌竝起之誤觀注

引司農訓式前又自訓輿下三面材轆軾式之所封及釋文

軌前劉音犯可見詩小戎傳陰揜軌也此係岳本小軌亦

軌之誤觀鄭箋訓在軾前正義訓輿下三面材云云及匏

有苦葉正義引此傳箋謂文亦作軌可見有訛軌爲軌者

如匏有苦葉濟盈不濡軌此開成石經所定禮記少儀祭左右軌

范此惠氏所按宋本軌竝軌之誤濡軌之誤其證有五釋文云軌

舊龜美反是陸氏所見詩經本元作軌不作軌也證一也

釋文又云依傳意宜音犯此但懸揣其意未嘗別出其文

是陸氏所見毛傳本亦作軌不作軌也證二也正義釋傳

云軾前謂之軌非軌此亦但意作軌爲非未嘗謂經傳或

有異文是孔氏所見詩經傳本竝作軌不作軌也證三也

五經文字車部云軌車前式也案前式二字誤倒見周禮但言見

周禮而不言見詩風是張氏所見詩經傳本亦作軌不作

也證四也目韻求之此章下目軌韻壯與上目盈韻鳴
一例與首章目葉韻涉目厲韻揭亦一例若作軌是首章
各兩句爲韻次章上兩句亦爲韻而下兩句獨無韻也且
上下各句中瀾與鶯盈與鳴細玩之蓋亦未始非韻若作
軌是句中有韻而句末反無韻也此又卽韻面可知其爲
誤也證五也左右軌之誤其證亦有五少儀注云軌與軌
於車同車說事謂轉頭若作軌不得與軌同訓轉頭是鄭
氏所見禮記本元作軌不作軌也證一也釋文軌媿美反
與范音犯判分兩讀若作軌不得與范異讀是陸氏所見
禮記本亦作軌不作軌也證二也正義謂此左右軌與考
工經涂九軌皆車旁著九若非作軌何得稱車旁著九是

孔氏所見禮記經注本竝作軌不作軌也證三也大馭疏謂少儀作軌與車徹之軌同名輶人疏又曰少儀左右軌與考工經涂九軌竝舉若非作軌何得與車轍同名何得與九軌竝舉是賈氏所見禮記經注本亦竝作軌不作軌也證四也注又云范與軌聲同謂軌前是此之范卽大馭之軌若上作左右軌下復綴目范文學義復記禮者不應贅設乃爾此又目范字音訓推之而可知其爲誤也證五也審乎此而凡諸注疏及釋文之軌軌互訛觸目紛紛者庶可類推而得乎外此或訛軌於軹而大行人敘上公朝位所當旣去前侯未免太遠

大行人立當車軌卽說文車

說詳金匱段氏說文注案周禮蓋本作車軌說文引作前軌或又傳寫者涉禮下文前侯而誤耳

詩釋文

述說文軌前之訓

毛本有苦葉所附作軌車軌前也

更與凡聲絕不相蒙

或又訛軌於軌而釋文軌車軌前也下忽綴目車轉頭所

謂軌也

通志堂本盧抱經本如此

無論訓義無徵揆之上下語意無乃

乖舛實甚

葉林宗本作所謂軌也義雖不措於上下語意亦未合

凡此皆好古士所

宜急爲是正者也或謂據詩釋文正義及戴氏考工圖段

氏音均表濡軌之軌但從石經作軌爲是曰陸孔皆意主

作軌終不敢擅變經文誠恐前無所因未免貽譏妄作也

開成諸臣生去陸孔遠甚顧獨決然改定彼其所據果係

何本耶戴氏段氏猥目石經可從究其故不過致疑於濟

盈所濡不宜目車徹計耳今觀鄭氏所注少儀及詩釋文

所載舊說是軌本有車徹一訓又有鞮頭一訓亦猶軌本

有軾前一訓又有輿下三面材騎軾之所封一訓依此詁
經犁然各當何煩易軌爲軌致令無韻可讀且戴氏後著
毛鄭詩考正亦依韻改從軌而段氏於說文注亦嘗謂柳
詩不能通乃曰軌易軌則作軌之非在二君固已有定論
矣或又謂據詩正義及盧抱經所按左右軌之軌乃軾之
訛據考工圖左右軌之軌與兩軾之軾皆軒之訛而此所
祭乃轂末小釭而非鞮頭曰軌與軾俱訓鞮頭漢儒業有
成說安見所祭者必名爲軾而不可名爲軌軒字徧檢古
書僅此一見又杜鄭所不取戴氏果何所師承乃從千百
載後毅然獨斷於考工後鄭訓轂末之軾先鄭訓小穿之
軾一則曰軾本作軒再則曰軾當作軒遂并舉大馭少儀

尸代相傳文義悉改而更張之而若確有目見其必爲此字必爲此訓也不太勇於自信與或又謂據段氏說文注諸經傳中軌字竝宜作軹軹字只訓輪之植者衡者不訓轂末小穿及軹頭曰从凡从已聲雖無異而一爲今字一爲古文段氏說自不易社定从軌蓋卽所謂如儀禮之从今文者許書闕此安知非傳寫遺奪至謂轂末小穿杜時初無此訓則此訓乃先後鄭及許氏憑虛臆造貽誤後學者卽謂軹頭不宜作軹大馭注當本作故書軹爲軹杜云軹當作斬則枳棗也先鄭考工注嘗言之軹如指而見於轂外也劉氏釋名又先言之且杜旣定从斬何不繫簪筭一讀於於兩軹訓義上而乃別爲或讀附諸其後卽段欲

目朝易軼意本戴氏而說又互變要皆別無左證姑目疑
存之可耳

釋債

案司市目下諸債字皆讀爲賣說文賣作賣讀苦从貝畜

聲蓋古文睦衙也衙行且債作債从人賣聲段云債卽今之觀

見也此卽目債當賣者或形近致譌抑聲近通俗也賣爲

行且賣亦可直訓爲賣又可轉訓爲買徵債見司賣債見

市質人賈師與貴債見賈飾行債見胥義若谿出正如賈用

不售與賈害賈余餘勇沽酒市脯與求善賈而沽諸義各

有當耳沽卽賈
之段借

釋齋

案齋盛之齋周禮作齋左國公穀孟子作粢

今經傳中粢皆訛爲案案

乃粉資之或字耳

詩經作齊又作齋又作齋

見楚茨釋文今本釋文齋誤齋禮記

作案

郊特牲祭統

又作齊又作齋

祭統

其作齋者曰齋本實穀

器因引伸之謂其穀爲齋也其作案者曰案爲稷別號而

稷實穀長故卽目概六穀也

段氏云周禮齋字注多作案齋案古今字

其作齊

者齊卽齋之省俗其作齋者齋乃案之本字也

禹廟殘碑作資蓋又

曰齊同俗用

目其穀言則曰齋目實於器言則曰盛

經傳中或

析言之又或互言之

射有物志解

凡禮射習射足所履有位焉厥名爲物手所挾有矢焉厥名爲志物之制左爲下右爲上其畫之則若丹若黑而一從一橫也其設之則兩楹之間而於序當棟於堂當楣也其從畫則長三尺其橫畫則長尺二寸而左右從畫相法則容六尺也

以上纂儀禮鄉射大射兩篇注疏及諸家圖說

其謂之物何也曰物

事也

本鄭注

言射者行事於此凡進退周旋皆無忘所有事

也物類也言射者於此類聚一左一右當共勉爲君子之類也此物之義也志之制特異乎鏃據爾雅鏃矢金鏃剪羽志矢則骨鏃不翦羽蓋鏃矢卽周禮所謂用諸近射田獵者

見夏官司弓矢

志矢卽周禮所謂用諸散射者

鄭氏注司弓矢謂恆矢之

屬節所 其用各別故其制迥殊也書盤庚云若射之有志

謂志 蓋亦指此 本鄭氏儀禮既久記注 若儀禮既夕記云志矢一乘軒朝

中短衛則以明器而稍變其制者也 明器之志無鏃故軒朝中鄭氏乃援以解

有鏃之志蓋失之 其謂之志何也曰志志也言此矢能中不能深

入君子不務深入惟志在中也志擬也 本既夕記鄭注 言執此必

自擬度為君父則曰君父之鵠自擬為臣子則以臣子之

鵠自擬也此志之義也

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胡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惟興之日從新國之法

疑此處有錯簡若兄弟宗族二句當在無詔於國下唯興之日上言去國三世而爵祿有列於朝則出入有詔於國去國三世而爵祿無列於朝則出入無詔於國雖無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猶反告於宗後惟興之日乃從新國之法耳若如今本既爵祿有列於朝其兄弟宗族猶存何消說既出入有詔於國其反告於宗後又何待言乎

孔疏兄弟宗族二句亦直指無祿無詔者說但未說明錯簡於文勢尙未見自然耳

曲禮臄肥本作豚說

案臄鄭本蓋元作豚

臄見郭氏方言注蓋卽臄之別故注

云豚亦肥也春秋傳作臄臄充貌也陸本亦元作豚故音

義出豚肥云徒忽反注同

指注豚亦肥豚字

本或作豚復出作臄

云徒忽反此經豚肥字作豚猶玉藻圖豚字作豚也豚肥

之豚本或作豚猶圖豚之豚本又作豚也

集韻廿一混卅七恨亦皆云豚

或作豚豚之爲豚容古文省借抑轉寫誤闕也

然則今本經注釋文何呂一則曰

豚曰臄肥一則曰臄亦肥也一則曰臄肥徒忽反曰臄肥

臄亦肥臄字蓋涉作臄臄充貌之文而誤臄肥徒忽反臄

字蓋又沿已誤經注之文而誤也

孔疏所據經注蓋已誤同今本

若原本

卽如是則鄭注春秋傳云云何謂而釋文作臄一音抑何

贅設乃爾耶

菽塗龍輶說

案菽說文訓麻蒸引伸之亦爲蒲莖儀禮旣夕云御以蒲菽是也蒲菽善者材中笱故引伸之又爲矢偁宣十二年左氏傳云左射以菽是也此菽塗龍輶別出一義據陸氏釋文才官反讀菽如攢蓋呂菽卽攢之俗據喪大記注攢猶菽也釋文才工反讀菽如叢蓋又呂菽卽叢之俗呂菽爲叢之俗其證有二喪大記注菽字陸所見本亦作叢證一也公羊僖三十三年取叢陸本作菽而唐石經以下皆作叢證二也呂菽爲攢之俗其證有三檀弓下注所謂菽塗龍輶卽據此經而陸本菽作攢證一也又注菽置西序正義謂是喪大記文而今喪大記菽作攢證二也穀梁僖

九年傳注櫨木陸本作敢又作櫨證三也然則櫨也叢也於敢果皆可借乎曰敢取聲叢亦取聲櫨則贊聲叢與敢音既通而義亦通借之自可櫨與敢義雖通而音不通俗之則嫌奪倫矣然則釋文前後二反前固失之後其遂得之乎曰失則均失耳前之失失在誤讀敢字後之失失不在誤讀敢字而實由誤讀叢字夫取聲本與蜀聲婁聲爲近故叢可借敢敢亦可借騶而敢叢與鄒婁樓又皆可互借檀弓之曰敢爲叢也亦猶儀禮古文之曰騶爲敢也亦猶公羊之敢叢錯出且本或作鄒而左與穀又一作婁一作樓也凡皆曰其讀之相似也

周尺度考

自古聖王制度損益不無互殊而積寸成尺要皆以十爲節質之經則布指知寸布手知尺孔子明言之徵之史則十分爲寸十寸爲尺班志明言之卽旁參諸子若淮南若說苑若孫子算術或起度於粟或起度於絲與大戴之指漢書之黍說不必盡符而十寸之制諸家卒無異易其爲古聖所通行蓋斷然矣且是制之通行於周尤有明徵考工記玉人璧羨度尺以爲度與典瑞璧羨起度之法適合而上文明云鎮圭尺有二寸桓圭九寸是度尺之尺卽尺二寸之尺而尺二寸之尺乃十寸之尺較然可見此其證之見於禮書也說文云人手卻十分動脈爲寸口十寸爲

尺又云周制寸尺咫尋常仞諸度皆目人體爲法是十寸之尺卽法人體之尺而法人體之尺正周制之尺更的然無疑此其證之見於漢儒也自蔡邕獨斷創爲殷九寸周八寸之說於是爲之惑者或據其說目解王制或援其說目解孟子或參取其說目解典瑞玉人試思殷正十二月律中大呂大呂非九數殷尺何目獨取乎九周正十一月律中黃鐘黃鐘之數乃是九九周尺何目反取乎八且孟子與王制畝數參差其義本難臆斷卽欲通目尺之大小亦祇得疑其寸制視前代而較狹詎得徑指其寸數視前代而遞減況周尺八寸係戰國亂法者之誣鄭氏注王制已顯斥之典瑞玉人璧羨鄭氏注一則目廣徑八寸與羨

一尺別言之。一則曰表一尺與廣狹焉。別言之。初未嘗謂廣八寸亦係周尺。信如范氏陳氏薛氏易氏李氏諸解。周尺有十寸。又有八寸。忽長忽短。惑眾實甚。周先王之智。無乃反出胡瑗下。而玉人諸尺。或專指十寸。或兼指八寸。揆之文法。亦豈容參錯。乃爾然則咫爲周尺。說文何曰亦備。一解曰此解蓋係傳寫之誤。咫與尺兩數判然。左傳天威不遠。顏咫尺未有可解爲不遠。顏尺尺者說文旣曰十寸爲周尺。與咫對舉。復曰八寸爲周尺。與咫相混。許氏意取正名。決不雜亂至此。然則周尺旣的係十寸。其遺制猶有存焉者乎。曰晉泰始中。荀勗依周禮制律尺。爲晉前尺祖。仲之嘗傳之。雖鑄律聲高。貽譏阮咸。未必果同周初。泐物。

而曰之量古器則與本銘尺寸無筭較之汲郡發冢所得
玉律及劉歆銅斛尺建武銅尺則彼此若一茲尺雖制自
勸其卽周尺所賴曰存其髣髴乎

問禮養老有四大饗有三釋奠有六云何

養老之禮皇氏曰爲所養有四一三老五更二死政之老
三致仕之老四庶人之老崔氏曰爲歲養之有四春夏秋
冬皆行之天子視學之時竊謂皇說偁未可據庶人之老
詎學校中所能徧養雖引戶校年未始非善養之之實政
而猥與養老更等竝列之養老之禮無乃儼不於倫死政
之老固王者所宜加意要其養之亦不過如周禮所云遺
人掌門闕委積曰養老孤司門曰其財養死政之老孤而
已夫豈必隆而禮之學校之中其曰致仕之老與三老五
更更端別舉亦覺舛而無當三老五更必別出致仕之老
之外耶然則所養之老果何指曰觀王制歷敘四代禮皆

目養國老養庶老立說先王所養大約不外斯二者然則斯二者果於何取之曰卽取之皇氏所謂致仕之老國老其取之致仕之公卿大夫乎庶老其取之致仕之上中下士乎上中下士統名庶老而公卿大夫之爲國老者則特推其尤而目曰三老五更樂記祭義所謂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是也庶老之養或卽主目司徒而國老之養則天子身親焉文王世子所謂適東序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樂記祭義所謂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是也然則歲凡四養崔說其信然乎曰否凡養老必釋奠凡釋奠必有合月令云仲春命樂正習舞天子親往視之則養老必於仲春矣又云季春擇吉日大合樂天子親往視之

則養之老必於季春矣大戴記保傅篇云春秋入學坐國老
執醬而親饋之則養老之禮秋與春並舉矣要而言之亦
歲有三而已大饗之禮秦氏通考曰凡饗賓客與王饗諸
侯諸侯相饗並列爲三竊謂凡饗賓客可名爲饗未有可
名大饗者無論所引獻子宣子二饗於大饗絕無干涉卽
管仲見饗於王亦天子之饗侯國大夫耳其得擬之王饗
諸侯乎周公見饗於魯亦諸侯之饗王國大夫耳其得擬
之諸侯相饗乎然則大饗之禮將惟有二者而已乎曰二
者乃其禮之施於人進而上焉更有其禮之致於神者禮
施於人則曰饗諸侯爲重而諸侯相饗次之禮施於神則
曰王饗帝爲尊而王饗先王次之徵之禮經如周禮司几

筵所云大饗射大司樂所云大饗不入牲大師小師所云大饗亦如之禮記郊特牲所云大饗尙暇修而已凡皆饗諸侯禮也郊特牲所云大饗君三重席而酢仲尼燕居所云大饗有四坊記所云大饗廢夫人之禮凡皆諸侯相饗禮也外此若曲禮之大饗不問卜雜記之大饗卷三牲之俎則可屬之饗諸侯亦可屬之諸侯相饗是則二者之並稱大饗明矣而饗帝之禮見月令則曰季秋大饗帝饗先王之禮見禮器則曰大饗其王事曰一獻之禮不足目大饗而且郊血大饗腥見禮器又見郊特牲大饗尙元酒俎腥魚見樂記又見大戴禮斯又禮之可屬饗帝亦可屬饗先王者也二者之並稱大饗益明矣然則方氏呂雜記大

饗繫之凡賓客鄭氏曰曲禮大饗繫之祭五帝呂氏又改爲南北郊得無皆失其義乎曰然雜記大饗訓饗諸侯及諸侯相饗皆可通何曰知其必爲凡賓客南北郊各禮祀五帝名大旅孔子明分大饗大旅饗帝爲三等何得混而無別且明王祀天地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何曰云不問卜耶釋奠之禮熊氏曰始立學釋奠四時釋奠及王制師還釋奠敘而爲六其說自無可議但師還旣變出非常立學亦事由創造二者皆非每歲通行之禮其每歲通行者惟四時而已然則外此亦有通行者乎曰有凡養老必先釋奠天子養老歲凡三則天子釋奠亦歲有三三者奠出天子與四時奠自學官不嫌所奠互異者四時意主設教故

所奠必於先師三者意在優養故所奠必於先老義各有當猶之立學事重而體尊所奠必及先聖常時事輕而儀殺所奠祇及先師禮各有差也若夫周禮甸祝之舍奠則施之祖禰大祝之舍奠則施之山川廟社斯其禮又有出於學中釋奠之外者矣

周立四郊小學攷

周人於四郊皆立小學其學皆爲虞庠禮記王制所謂虞

庠在國之四郊

亦見內則

是也今通行王制本作虞庠在國之

西郊蓋皆仍孔本之誤

內則誤同

孔本此句誤作西郊故正義

中釋注亦誤其前正義所云周則大學在國小學在西郊

下文具也正指周人養國老句及此句言之或據宋十行

注疏本謂前正義元作四郊孔本此句或亦作四郊其說

非是觀其疏文王世子則云周以虞庠爲小學在西郊疏

樂記則云周立虞庠之學於西郊疏祭義則直引王制虞

庠在國之西郊益見孔本此句實誤作西郊也

孔氏疏祭義四學又

有一條云自有虞庠爲小學設置於四郊蓋只是憑空依注生義故與上疏西學所引王制自相抵牾而不暇顧

耳自誤本流傳沿襲不已遂令四郊小學之制於經竟無

的證今案鄭注元本解此句云周立小學於四郊是鄭氏

所據王制本元作四郊也今本注與經同作西郊蓋後人

目注中文法推之亦小學也下只須云皆在西郊或云西

序亦在西郊便足何煩贅設兩語謂西序在西郊周立小

學於西郊乎且鄭於祭義四學訓周郊之虞庠正本王制

為說若王制經注作西郊祭義注何乃乘謬至此或又疑

經作西郊注始作四郊則注當先正之云西郊宜祭義正

作四郊何得突然漫自立說令經注全不相應乎義引皇氏云四郊皆有虞庠是皇氏所據王制本亦作四

郊也後魏劉芳表見魏書及北史劉芳傳引王制虞庠在國之四郊

又引王肅天子四郊有學之說是王氏劉氏所據王制本

皆作四郊也內則亦並作四郊自不待言經文確然可徵如此小學之

立於四郊又何疑乎

合沓而醕沓字从已說

石經作沓本十行本立靖本同陳氏集說本同集韻

禮部韻畧韻會同通志堂釋文作沓儀禮同衛氏集說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同沓卽廣韻沓字

案合沓字作沓始唐石經侶較作沓之本爲可據其實沓卽沓之俗譌觀說文已部有沓巴部無沓可見且徵之釋文於此經則曰字林以此沓爲警身有所承說文云讀若赤烏几几是陸氏所據禮記本元作沓不作沓也於士昏禮則曰字林以此沓爲警身所奉之警是陸氏所據儀禮本亦作沓不作沓也或疑合沓字說文本作蓋从豆訓蠶也其从己之沓據說文及字林五篇等書皆與合蓋義無涉陸本得無有誤曰字書多載本字義故蓋沓各不相混古經多借同音字故蓋沓不妨相通沓卽讀爲蓋可也陸

本固自不誤

段氏說文注云菴从丞聲
菴从苾聲故同音假借

經說卷四

惠安孫經世

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解

此二句語本明白自程子滯看爲字反覆論辯反滋疑竇
平心論之仁爲孝弟之本本又初無此意本文孝弟爲仁
之本乃是就仁之用說自親親目及仁民愛物皆仁也而
仁民愛物乃仁之末親親則仁之本也譬之木然自根目
及枝葉皆木也而枝葉乃木之末根則木之本也

朱子云
如木有

根有幹有枝葉親是根
仁民是幹愛物是枝葉

若如程子說則推之於木亦將

曰根是木之一端謂之樹木之本則可謂是木之本則不
可乎自來諸講惟梁皇氏義疏孝是仁之本一句語意最

清

後漢書載延叔堅論謂孝在事親仁施品物仁人之有
清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本根語意亦約畧近是

易象經說

卷四

十一

但專曰仁民愛物解仁字猶未免得夫參半耳

其曰目孝弟解本目仁釋道於通節脈理亦有體會讀此覺後儒聚訟紛紛皆可置之不論矣

或曰程朱皆目爲仁爲行仁子獨背而從皇豈皇氏學識

果出程朱上乎曰皇氏學識固遠不及程朱但程朱之說

亦未盡爲定論

觀朱子所著書不盡從程子而東注與語錄又不盡合語錄中又往往前後互異可

見況證目他經孝弟是仁之本更有確然無疑者孝經不

云乎夫孝德之本也曾孝爲德之本而不可謂是仁之本

乎孟子不云乎仁之實事親是也曾事親爲仁之實而不

可謂是仁之本乎目孔孟解有子程朱可作當亦心許耳

論語始作謂金奏解

論語始作自何解皇疏而下皆無確義

此句既誤故下翁如因而而誤從之

亦無惟康成鄭氏注云始作謂金奏

此氏此鄭氏詩小六

司樂皆當引之自何聲行而鄭注此聲矣

解最了當蓋

凡作樂必先奏金

鄭氏注則禮鐘師云金奏擊金目為奏樂之節金謂鐘及鈔

作即奏

也始即始目金也周禮左國言金奏論語言始作義非有

二也惟始作即金奏故下翁如鄭訓變動貌

與下八音句皆見釋文

言金奏之聲由靜而動也從之鄭謂八音皆作言金奏之

後繼及眾音也然則鄭注金奏與孟子金聲將毋同乎曰

同金聲云者目其樂集大成而此聲乃大成所由啟金奏

云者亦目其樂具八音

賈氏疏周禮辨師云金奏之樂即八音是也

而此奏實

八音之開先總之皆卽論語始作之義耳

或問金奏時更有他音否曰觀周禮鼓人目晉鼓鼓金奏

鐘師目鐘鼓奏九夏縛師掌金奏之鼓

鄭注謂王擊晉鼓日奏其鐘縛及

鄭氏注儀禮燕禮奏肆夏云目鐘鑄播之鼓磬應之所謂

金奏也是金奏時兼有鼓及磬也金奏時亦有人聲否曰

觀孔氏疏襄四年左傳金奏肆夏云此晉人作樂先歌肆

夏疏襄十一年傳歌鐘二肆云歌必先金奏故鐘目歌名

疏鄭氏詩譜歌肆夏云金奏肆夏亦歌之是金奏時兼有

歌也兼有歌兼有鼓磬何目獨名金奏始作樂所主惟金

故特目金奏言也

與之庾解

包氏注論語訓庾爲十六斗杜氏注左傳

昭二十六年

賈氏疏

儀禮

聘禮記

並同此說姜氏上均嘗據考工記庾實二斛之

文歷辨其非戴氏東原亦謂所益不得過於所與與之庾是於釜外更益二斗四升此解似於情事爲合或疑臬氏爲量煎金錫爲之而陶人之庾乃是瓦器大抵用之目盛未必用之爲量

左傳正義云陶人所作庾今甕之類非量器也

似不得云卽論語

之庾然論語之庾與陶人之庾其名旣同其實當亦不異

鄭氏注攷工記亦云庾讀如與之庾之庾

目瓦器推量器於義自可旁通視十

六斗之訓絕無經典可據者不較爲近是耶

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解

溇書杜鄴傳曰管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
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禮者故無可問也案此
蓋目不字當無字說不與無義同故書洪範無偏無黨史
記張釋之馮唐傳贊引作不偏不黨
周官大司馬若師不
功其義亦當爲無言閔子能論親於道化及昆弟故其
父母昆弟所行人咸韙之無有間之之言也此解與後溇
書范升奏記注意同而目不字屬人不屬父母昆弟說似

較長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解

細味如有二字此王者自是夫子因當自亂極而思治設一撥亂之王者非泛論古來爲治之王者也俗講皆將必世後仁說成王道無近功意微論無目處夫舜禹之繼治世者而經文如有二字不幾贅設乎考漢書刑法志將此文列在善人章上一連敘去且解云言聖王承衰撥亂而起被民目德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可見此義確不可易漢人固已如是說也

集註引程子周自文武云云亦是指撥亂者說

𦉳盪舟𦉳字古通作澆說

𦉳盪舟之𦉳卽左傳生澆及豷之澆而左傳作澆論語作
𦉳盪書古今人表亦作𦉳王逸注離騷羿澆事據左傳作
澆復引論語作𦉳論語孔注皇疏敘生澆事史記正義引
帝王世紀敘生澆事俱依論語作𦉳蓋𦉳澆聲近古通論
語及諸傳注俗𦉳爲澆猶說文之俗敖爲澆也說文豕部
引春秋傳之敖與豕部引論語之𦉳目視今本左傳之澆
其歸則一而已矣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解

此節非徒自明無毀譽之故實爲當世目毀譽枉斯民者

特地指出斯民之不可枉來

斯目不可枉者目是非自有其實枉他不得與民性本直

意無干

蓋世之枉斯民者非不知有三代直道意目三代之

道祇目行之三代之民非卽行之於斯民斯民旣非三代

之民何必行目三代之道耳故夫子謂民之不可枉無古

今之異斯民卽是三代所不敢枉之民

本文目斯民字引起三代之所字目

直道而行屬三代之所字實從斯民看出

何容目枉道行之本文語意不過如

是而已

自來講此節者或謂斯民卽三代行直道之民或專主三

代行直道於民或謂三代行直道於民其民皆化於直道

斯民卽其民尙有直道遺風或謂民性本直故三代不得
不曰直道行之斯民卽三代曰直道行之之民或謂當時
皆謂人心不古直道難行故夫子謂民性之直今古所同
三代之所曰直道而行者卽斯民諸說皆於本文斯民字
看不清楚蓋斯字原對三代之時說何得舍卻此字但言
三代行直道於民信如此說本文何不云三代民字卽上
節人字乃愛好愛惡之人非用好用惡之人何得謂斯民
卽三代行直道之民直道原指好惡之公說與愛好愛惡
云斯民也三代之曰直道何得謂斯民尙有直道遺風何
而行也而漫加一斯字乎得論及民性之直將斯民字細細體認自見諸說之誤

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解

此句朱註未有明文自覺軒蔡氏引曲禮孔氏正義曰夫

人自稱於諸侯爲說

正義云古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

是後講章家

併爲一談牢不可破豈知孔氏特沿鄭氏之注

注云謂饗來朝諸侯

之時鄭氏祇依曲禮之文正有未可盡信者蓋夫人因君而

尊亦當從君爲謙若夫人對諸侯自可稱爲寡小君將邦

君對諸侯亦可自稱爲寡君乎且目本章文勢論之此句

果係夫人自稱亦當連敘在小童下不當閉目邦人句隔

斷語脈據白虎通

嫁娶篇云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謂聘問兄弟之國及臣於他國稱之謙之辭也

及皇疏邢疏此稱屬之邦人斷然無疑

衣錦尙綱節解

此節首引詩曰衣錦尙綱所謂衣錦蓋卽有德之譚為德故曰

其下文曰日章曰不厭日文曰理皆從此生出所謂尙綱

蓋卽不自著其德之謂不自著其德故曰惡文之著下文曰闇然曰淡

曰簡曰溫皆承此說去合而觀之首言有德而不自著其

德次言不自著其德而德自著朱註尙綱故闇然云云亦卽此意蓋已明

明畫出成德模樣矣乃至此而始進求曰知遠之近知風

之自知微之顯而始許爲可與人德不亦倒置之甚乎少

讀是書每苦此處難接得去反覆目思竊意此節而理目

上是統其德之始終而言其曰君子蓋包下數君子在內下至天下平乃

要其終而言而此知遠目下是引起下節之詞則原其始而言也

蓄此有年終日朱子章句旣合爲一節未敢擅爲截斷貽
譏妄作後閱李厚庵中庸章段任翼聖禮記章句皆於知
遠目下另爲一節乃歎前輩定識定力實先得我心焉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趙氏舊注自且王者至此合爲一節最得孟子引言大意蓋且王者數句與上夏后殷周數句對看此二句緊接易爲飲食說下與上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對看合之總是言其時之易與上言其勢之易對看語意本自明白後儒見集註本將此另爲一節遂別起話頭謂此是迴應前面文王之德德字豈知孔子之意或只就德論德孟子引孔子之意實因時而及德若如時講不將令全章語脈忽被橫風吹斷耶

逢蒙之逢當作逢說

案逢蒙學射於羿字當本爲逢蒙其證有八列子仲尼篇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篇問辯篇淮南子原道篇史記漢書
司馬相如傳楊子法言學行篇漢書敘傳王逸楚詞章句
稱逢蒙並作逢不作逢司馬溫公注法言逢葛紅切證一史記索隱漢

書集註引孟子逢蒙史記集解文選註引吳越春秋逢蒙

並作逢不作逢證二漢書古今人表藝文志王褒傳稱逢

蒙集注云鹽鐵論能言篇稱逢須此亦卽逢蒙並作逢不作逢

證三莊子山木篇稱蓬蒙陸氏釋文引司馬云蓬蒙羿之

弟子類篇蓬下注同隸釋引

作逢呂氏春秋具備篇稱蠡蒙高誘注荀子王霸篇正論

篇呂氏春秋聽言篇史記龜策傳史記集解引劉歆七略

稱蠡門

楊倞注王霸篇云
卽蠡蒙學射於羿

並借用逢聲之字證四左傳國

語周語

前後溼書

古今人表
逸民傳

及溼魏石刻文諸稱逢某逢

某者亦並作逢不作逢證五說文及玉篇走部並有逢無
逢顏氏干祿字書亦云逢俗逢正證六顏氏匡謬正俗謂
逢姓蓋出逢蒙讀當如其本字不得混讀龐音別於逢遇
妄爲釋訓證七洪氏隸釋謂溼儒尙借蠡爲逢逢未必誤
恐當讀爲鼃鼓逢逢之逢爾證八今孫氏音義朱子集註
及諸字書韻書率从夆作逢讀薄紅切蓋沿郭氏佩觿之

誤

少艾解

自來讀孟子者於此二字或疑其誤

孫疏

或改其字

凍晉之改

女爲少

或別改爲稍止

孫氏示兒編

爲差減

孫氏考占編

原其故皆曰

說文艾止有老也長也之訓故疑其無美好之義耳夫國策幼艾注明註明訓爲美楚詞幼艾王氏注亦釋曰美好說文偶未之及自是說文之略處因此而疑其無美好之義不已疏歟顧美好之義國策楚詞所同而國策指男色晉語好艾同楚詞指女色意各有主未可混而爲一或謂孟子此處亦是曰男色言師獨齋隨筆試思好男色者惟邪淫之人乃爾非可盡概之凡人豈若女色之好人人皆然耶然則解孟子者專曰楚詞爲證可也

伊尹放大甲放字不當改作教說

張惕菴翼註力辨伊尹無放大甲之事引孫氏示兒編爲證案孫氏謂放當作教目篆文相近故譌張伯雨宋景濂皆深取其說蓋目此說於理爲順實足羽翼名教也顧就孟子書細玩之正有未敢必其然者蓋改放爲教於萬章篇猶略說得去推之盡心篇則於問答語意胥失之矣孔子不云乎忠焉能勿誨而公孫丑乃曰其君不賢則固可教而孟子乃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其言毋乃欠通乎晴江翟氏又謂放之言實出戰國夫使伊尹未嘗放而戰國創言之孟子爲後世亂賊慮何不如北面朝舜之說直斥目齊東野人而第沾沾焉致嚴於其志乎

且放象之疑要湯之誣視此果孰重而孰輕孟子於彼則力辨之於此則姑置之蓋斷斷不然矣

五霸論

說者謂五霸有二一昆吾大彭豕齊桓晉文爲三代五霸左傳所云五伯之霸是也一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爲春秋五霸孟子所云五霸三王罪人是也竊曰五霸一而已孟子五霸卽左傳五霸安得有二五霸旣三王罪人孟子五霸正三代五霸安得獨指春秋或疑五霸不指春秋似不得言桓公爲盛曰果爾五霸不兼三代又安得言三王罪人夫所謂霸者其權則託王命目制諸侯其術則假仁義目濟私欲其事則罪之魁亦功之首孟子曰五霸爲三王罪人復曰今諸侯爲五霸罪人誠曰五霸因功過不相掩耳桓文遺蹟昭昭左國世無異議昆吾大彭豕

其所假仁義所著功罪雖莫得而詳而目鄭語夏伯商伯
微之其有命可託確然無疑班氏服氏應氏杜氏據此與
桓文竝列爲五良不誣矣若秦穆宋襄楚莊探其本旣皆
無可託之命而綜計生平一則雄長西戎未嘗主盟中夏
一則執滕用鄆爲虐已甚會孟戰泓厥恥奚堪至猾夏僭
王觀兵問鼎其罪更有不勝誅者而猥廁之桓文之間加
目霸王之號抑何儼不於倫耶

或又疑五霸之名首見荀子荀與孟時代略等孟子五霸
似當目荀子所稱爲斷曰闔閭與句踐皆目憤兵爲患中
國闔閭之傷趾又與宋襄傷股前後一轍何霸之有且句
踐滅吳事在孔子後而仲尼之門三尺羞稱其言亦出荀

子曰句踐充五霸是目孔子所不及見而指爲其徒所不繼也卽目荀子詰荀子不且自病矛盾耶外之若顏師古郝京山或數及夫差或託始鄭莊置之不論可也

或又疑孟子目摟伐罪五霸五霸宜專主春秋蓋春秋時秦穆宋襄楚莊紛紛戰爭皆未嘗受命天子桓文雖嘗受命而未命時先已滅譚滅遂伐宋伐鄭入曹伐衛戰楚故孟子並謂之三王罪人若兼指三代則侯伯受命天子例得征伐昆吾受命仲康大彭豷韋受命祖乙事見竹書征伐乃其職耳何罪之有曰侯伯雖得征伐而擅興亦未始非罪若謂桓文罪在未受命豈擅興於未受命目前爲摟伐而受命目前卽非摟伐耶豈摟伐於未受命目前未免

有罪而受命日後即可告無罪耶

虎賁三千人解

虎賁三千之數議者紛紛有疑虎賁不得有三千者此主書序三百人之說謂據周官虎賁氏職不過虎士八百當伐殷時何緣竟有虎賁三千夫必曰周官爲據微特虎賁三千可疑卽虎賁三百亦未可信何則周官爲天子之制武王時方爲諸侯未必先有是職卽有之其數亦當減之又減不應多至三百且據周官虎賁職主侍衛亦并非出征之士然則此所謂虎賁蓋止是當時軍士名目與周官虎賁名同而實則異其有三千固無可疑耳有疑三千之數旣於車數不符亦於章意有礙者此亦主書序之說謂每車一兩目虎賁一人統之數適相當且準目司馬法一

車七十五人之數三百人所統已二萬二千五百人若加至三千不惟與三百兩之數大相懸絕而所統至二十萬五千人孟子方將目焉用戰垂訓亦決不侈言其多至此

按此所疑似亦有理但司馬法未必盡本王制

司馬法者齊景

公時司馬田穰苴善用兵作司馬法至六國時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兵法又作司馬法附穰苴於其中凡百五十篇而一兩繞目一人之說又司馬法所無未免失之附會

而欲執此目疑孟子惡乎可哉然則虎賁配車之法果何若其所統之數又果何若曰典籍無存此事本難臆斷必欲揣測其大概目司馬法車一乘甲士十人步卒二十人推之

此司馬法中別條所言與前七十五人之說互異

或者虎賁卽是甲士每十

人配車一兩數亦適合而所統纔九千人於焉用戰之意

亦更有關照此說殆庶幾乎其近之矣

或又謂孟子此處實有誤字觀墨子明鬼篇及風俗

皇霸卷所言人數可見夫二書一言虎賁四百人一言虎

賁八百人彼此已不免自相牴牾而謂足目難孟子乎且

曰他書攻之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戰國策嘗言之

矣蘇秦說魏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呂氏春秋嘗言之

矣仲秋紀武王將素甲三千領與紂戰韓非子嘗言之矣與

其執彼目疑孟子曷若取此目證孟子之爲得也耶

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

色解

集註曰好名之人爲矯情干譽將下其人另解作能輕富貴之人於本文其字似欠渾成且矯情干譽之人卽是非能輕富貴之人何必著一苟字再作傳語細玩通節文勢好名之人與苟非其人反對能讓千乘之國與簞食豆羹見於色反對其人自當指好名之人說如此方令本文其字有著落而苟字亦下得妥帖或疑好名自是不好字面若如此看恐於理有礙否曰孔子嘗言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矣不稱旣可疾名何必不可好趙氏舊註云好不朽之名者輕讓千乘伯夷季札之類是也此說蓋得之矣

諸經哀字說

案諸經哀字本作衰亦本作掣哀本作衰其證有三易謙象傳哀多益寡唐石經作棗證一也詩常棣原隰哀矣宋本太平御覽五百一十四引作衰證二也爾雅釋詁哀聚也釋文云古字作衰證三也哀本作掣其證有五易哀多益寡釋文云鄭荀董蜀才作掣證一也詩原隰哀矣說文手部引作掣此據楚金繫傳本證二也玉篇手部引詩亦作掣證三也爾雅哀聚也釋文又云本或作掣掣卽掣之譌證四也詩絲釋文於箋掣字下引爾雅聚也卽據爾雅作掣之本證五也掣爲哀之正字其字从手爭聲說文本訓引聚

此據玉篇今大小徐本及諸韻書皆誤引取

傳注義疏中有兼引聚爲義者如

詩緜箋云掙聚壤土禮記禮運正義云曰手掙聚皆與說文引聚意合緜釋文引說文引取土緜正義引說文引取也皆卽引聚之誤是也有義不在引而在聚者如釋詁及常棣般殷武傳並云聚也是也有義在聚而引伸之爲眾者如釋詁與眾同訓般箋卽目眾爲解是也有義在引而引伸之爲取者如鄭荀董蜀才於易掙多云取也廣雅釋詁亦云掙取也是也褒爲掙之借字其字从衣係省聲說文本訓衣博裾引伸之爲褒美爲褒賜其又借爲褒聚爲褒眾爲褒取直目褒當掙則目此之係省聲卽彼之孚聲音少同原故義得相段也哀乃褒之俗字蓋褒本作裘由裘而褒而褒而褒而哀皆目漸遞變其變而哀也變采爲

保猶之衰本从采而變从保雖變也亦正也其變之
變保爲保猶之緜本从保而變从保雖變也保不失爲正
也其又變而褒也變古文保之省爲保猶之素本从老省
而變从老雖變也抑猶未大遠乎正也至變而衰也保
之省而變爲白則於義無取直目之俗作而已矣俗作之
施於衰美衰賜一見漢造橋碑之衰賢君一見禮記襍記
釋文之衰衣其僭爲衰聚衰眾衰取則經典觸目紛紛玉篇
衣部廣韻下平聲十九皆誤目衰爲衰聚正字而顧氏記
集韻平聲四之十九又誤目衰爲衰之或字金石文字且轉目石經衰多爲衰之誤焉習俗移人一至
此可勝慨哉

又案易衰多益寡釋文既強鄭荀諸家掇取說又謂字書

作培廣雅云培減或疑二說不符其實減與取義合培與
掙字通蓋掙可借衰亦可借培玉篇培下引易培多益寡
云本亦作衰此衰亦當為衰是其證也掙可訓取卽可訓減取此
而益彼則於彼有加而於此爲減其義非相反而實相成
也

辯顏氏虛義虞子賤俗誤爲宓之說

象大睥號包犧

案說文引賈侍中說犧非古字古蓋只作義

亦號虛義包犧之

號見易繫辭傳

釋文云犧字又作義

有稱庖犧者虞氏易及列子黃

帝篇說文解字敘也

玉篇序同

有稱炮犧者漢書律厯志下也

虛義之號見管子封禪篇史記封禪書溼書郊祀志五行

志

兩見敎傳司馬遷傳鄭氏詩陳譜並作虛戲

有稱宓戲者

溼書藝文志及鄭氏禮記月令注

正義云宓或作宓誤釋文云戲又作虧亦作犧

又作明堂位注

釋文云宓本又作虛宋十行本戲作義

趙氏孟子梁惠王注

也

溼書百官公卿表古今人表並作宓義有稱伏犧者史記自敘及白虎通

號篇五經篇也

杜氏昭十七年左傳解某氏尙書序並作伏犧書正義云伏字或作宓釋文云伏古

作虛犧本又作義亦作戲孟氏易京氏易莊子人間世篇荀子成相篇溼書律厯志上杜氏僖廿一年左傳解並作

儀左傳釋文云戲本或作儀又作義亦作折自古音宓處說文

並从必聲段懋堂云處古讀虛之亦作宓也蓋猶包之或

作庖或作炮義之或作犧或作戲皆呂音同通用也段懋堂云

鹽澤書司馬相如傳揚雄傳文選東京賦並作處史記司

馬相如傳文選上林甘泉羽獵諸賦又並作宓亦正呂此

小徐呂處音其又作伏則音轉而字因之變耳段懋堂云

詩許慎詁林之轉也案呂轉音論處字亦可讀如伏月

合文宓音密又音服蓋得之師古汗漢書宓宓皆讀與

伏音亦未為失但不當如明堂自黃門顏氏家訓書據張

揖孟康說呂伏羲字古本作處別名宓義經史緯候所無

乃皇甫氏沿俗之誤且證呂溼碑謂伏生即處子賤後處

子賤即宓義後而俗字亦為宓其誤正同厥後如顧氏野

王玉篇處下云處戲太陸氏德明張氏參五經文字引

處也宓下無此說

虛字 顏氏師古 溇書百官公卿表注謂 張氏守節 史記

郭氏忠恕 佩離呂虛賤 呂及說文繫傳 虛下

廣韻 呂虛賤處子賤係一屋 集韻

等書皆沿襲此論奉為科律 韻會處

抑知大皞之稱可慮可

宓彼此無容偏廢而宓子賤之為宓孔注 集解引云子賤

淮南子 泰族篇云宓子治

王肅家語 弟子 厓厓可

據更難臆斷其誤耶

史記 仲尼弟 說苑 政理 漢書 藝文志

呂氏春秋 具備篇云宓 淮南子 泰族篇云宓子治

齊皇本 刑本同

上巳爲十二支之巳說

上巳祓除徵之周禮女巫鄭注及韓詩薛君章句月令蔡氏章句其來已久俗說謂起自郭虞亡女宋書禮志非之誠是但郭虞之說宋書及南齊書所述並自上巳連綴上辰與西京雜記所稱上辰上巳一例則上巳巳字自來皆指十二支之巳風俗通云巳者祉也邪疾巳去祈分祉也亦其一證釋文音上巳爲祀韻會繫上巳於巳下固自不誤周氏癸辛雜識別自上巳爲戊巳之巳日知錄嘗辯其非何氏讀書記獨主其說亦知十二支中有上辰上巳之稱正猶十幹中有上丁上辛之目固未可執彼而非此耶

巳巳本同字同音說

案辰巳之巳與既巳巳止之巳徵之說文古碑及淮南史
漢釋名諸書本無二字亦本無二之音音之同下逮韻補韻
會等猶有能言之字之同則玉篇廣韻巳降率遽相傳述
此亦猶戊己之巳卽人已之巳固宜夫人而知者也至經
典中巳與吕多互用乃古經通俗常例正如不已之別作
不似似續之直讀巳續凡皆借用同聲之文耳近世好異
者或推周氏正譌餘波謂巳吕互用之巳卽吕之隸變而
非辰巳之巳依其說似己巳二文外別有不已不已之巳字既巳巳止字古元作
吕不作巳究其所本則目禮記檀弓鄭注明确云吕與巳字
同也漢石經論語及說文引易巳俱作吕也今攷鄭氏注

禮曰得曰爲得已箋詩斯仍曰已午爲既已正義於鄭箋猶未免誤看

石經除微子曰乎外如學而爲政諸篇及詩陟岵未嘗不

作已說文除遄下引易曰事外如已下曰下及弅下只下

矣下諸解亦未嘗不作已韻會所據本遄下引易亦作已均之鄭說安見

禮注可據而詩箋獨不可據均之石經說文安見偶一作

曰者足憑而他凡作已者舉不足憑抑推之从已之字亦

卽緣已止生義如說文於祀則曰祭無已也釋名於祀與

祀則皆曰已也又何曰解焉

說文解字假借攷

六書之有假借也本無其字而依聲託事後聖所爲漁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之窮而通其用於不窮者蓋舍是無由故令長一證許氏特偶舉目見例其實此例散見於說文諸部固指不勝屈焉今攷諸部解語有言故爲故目爲或目爲者凡目明夫此之可借爲彼也如𠂔下云故目爲朋黨字烏下云故目爲烏呼來下云故爲行來之來韋下云故借目爲皮韋屬下云故因目爲東西之西聲下云或目爲首聲止下云故目止爲足是也而齋之爲齋夫罷之爲能傑州之爲九州目及子之借目俾人勿之借目俾遽不肖之借目俾不佞其先視此也有言書目爲古文目

爲籀文目爲者凡目明夫俗此爲彼之淵源自古也如鼓
卜云周書目爲討中下云古文目爲艸字疋下云古文目
爲詩大雅字亦目爲足字詖下云古文目爲頰字取下云
古文目爲賢字罔下云古文目爲醜字巧下云古文目爲
巧字又目爲巧字哥下云古文目爲歌字彙下云古文目
爲顯字坎下云古文於古文目爲魯衛之魯完下云古文
目爲寬字儉下云古文目爲訓字臭下云古文目爲澤字
汙下云古文或目爲漫字溷下云古文目爲灑掃字且下
云古文且又目爲几字董下云廿古文目爲疾字鼎下云
古文目貝爲鼎籀文目鼎爲貝爰下云籀文目爲車轅字
是也而古文豕之卽爲古文亥篆文占之卽爲古文沈篆

文菱之卽爲古文菱篆文章之卽爲古文塘篆文昂之卽
爲古文得篆文尙之卽爲古文僕篆文變之卽爲籀文攝
目及周書之伯翳爲古文問商書之冑櫛古文作由視此
也有言史篇目爲杜林目爲楊雄目爲賈侍中目爲者凡
目明夫俗此爲彼之傳授有人也如姚下云史篇目爲姚
易也叟下云杜林目爲麒麟字構下云杜林目爲椽桷字
尊下云杜林目爲貶損之貶僻下云杜林目爲竹管楊雄
目爲蒲器幹下云楊雄杜林皆目爲輶車輪幹厄下云賈
侍中目爲厄裏也亞下云賈侍中目爲次第也是也而棋
爲醜輩爲蒲根櫛爲椅隍爲法度蹇闕爲足垢稽稽稽爲
木名之各本諸杜賈目及櫛爲猛獸之出自歐陽喬虞爲

封豕之屬之出自司馬相如觀此也有言亦如是亦如此者凡目明夫彼之義不同此而亦俗此目爲之也如塌下云虞書塌淫于家亦如是鎬下云武王所都在長安西上林苑中字亦如此媻下云關媻亦如此是也而虞書矐字之卽俗目少精之眊丹朱字之卽俗純赤之絳視此也有言或說一說或曰一曰者凡目明夫俗此爲彼之自成一義也如皂下云或說一粒也我下云或說頓頓也囧下云或說黓薄也澥下云一說卽澥谷也巽下云或曰拳勇字馮下云或曰古貨字霸下云或曰早霜也巴下云或曰食象它娃下云或曰吳楚之間謂好娃挑下云或曰犍犂百斤屮又爲挑隹下云一曰鶉字解下云一曰解鷹獸也奇

下云一曰不耦媿下云一曰師子裘下云一曰南北曰裘
猶下云一曰隴西謂犬子爲獾意下云一曰十萬曰蕙滿
下云一曰半漈也沾下云一曰益也潛下云一曰溼爲潛
夔下云一曰虞書雉夔夔下云一曰魚之美者東海之鱮
鰲下云一曰伊雒而南雉五采皆備曰鰲是也而他凡本
義後別出一義視此也有言一曰而復引經傳曰實之者
凡曰明夫某之俗義當屬之某而非可概爲施也如假下
云一曰至也而引虞書假于上下均下云一曰匠也而引
逸周書均匠濇下云一曰露兒而引詩零露濇兮罇下云
一曰田器而引詩罇乃錢罇麓下云一曰林屬於山爲麓
而引春秋傳沙麓崩罇下云一曰女侍曰罇而引孟子舜

爲天子二女嫫是也而附婁之婁之爲小土山而證曰春秋傳附婁無松柏視此也有別引經傳而特申其說爲某者凡曰明夫某之見某乃其俗義而無容與本義混也如聖下引虞書龍朕聖讒說殄行而云聖疾惡也枯下引虞書惟箇籛枯而云木名也圍下引商書曰圍而云圍者升雲半有半無插下引周書師乃插而云插者插兵刃目習擊刺也貔下引詩獻其貔皮周書如虎如貔而云貔猛獸恣下引周書有疾不恣而云恣喜也莫下引周書布重莫席而云織蒲席也菱下引周書菱菱而云巧言斃下引詩服之無斃而云斃厭也廝下引周禮牛夜鳴則廝而云臭如朽木禕下引周禮王后之服禕衣而云謂畫袍臬下引

周禮詔來鼓皋舞而云皋告之也麗下引禮麗皮納聘而云蓋鹿皮也雒下引春秋傳盟于雒而云雒地名柁下引春秋傳歲在元柁而云柁虛也媽下引春秋傳媽馬百駟而云畫馬也斛下引爾雅斛謂之𧇗而云古田器也夔下引楚詞女嬃之嬋媛而云賈侍中說楚人謂姊爲嬋是也而易突如其來如之卽爲士周禮柔皮之工鮑氏之卽爲鞞目及虎竊毛爲鞞苗之竊之義取諸淺視此也凡此皆明言假借也抑有不明言假借而可彼此參互而得之者如恍恍慨也而引易恍龍有悔則曰恍亢聲同而借之也黷握持垢也而引易再三黷則曰黷嬪聲同而借之也鬻鬻屬也而引虞書鬻類于上帝則曰鬻隸聲同而借之也

小篆系言 一 夕 一
殛殊也而引虞書殛紂于羽山則呂殛極聲同而俗之也
繪會五采繡也而引虞書山龍萼蟲作繪論語繪事後素
則呂繪繡聲同而俗之也戚戍也而引商書率籲眾戚則
呂戚滅聲同而俗之也焯火炎也而引商書予亦焯謀則
呂焯拙聲同而俗之也斂人姓也而引商書無有作斂則
呂致好聲同而俗之也獾犬行也而引周書尙獾獾則呂
狙桓聲同而俗之也譬法也而引周書我之不算則呂譬
避聲同而俗之也媯婦人妊身也而引周書至于媯婦則
呂媯屬聲同而俗之也暑暫暑也而引周書畏于民梟則
呂暑僭聲同而俗之也睚目氏視也而引周書武王惟睚
則呂睚冒聲同而俗之也眈眈也而引周書常眈常任則

目岐伯聲同而俗之也諛問也而引周書勿以諛人則目
諛檢聲同而俗之也宗臧也而引周書陳宗赤刀則目宗
寶聲同而俗之也緇旄絲也而引周書惟緇有稽則目緇
貌聲同而俗之也侘完也而引逸周書目侘伯父則目侘
洎聲同而俗之也芼艸覆蔓也而引詩左右芼之則目芼
現聲同而俗之也乃市買多得也而引詩我乃酌彼金罍
則目乃姑聲同而俗之也晤明也而引詩晤辟有擯則目
賭寤聲同而俗之也睽目相戲也而引詩睽婉之求則目
睽晏聲同而俗之也耽耳大垂也而引詩士之耽兮則目
耽媵聲同而俗之也矍目驚視也而引詩獨行矍矍則目
矍鈞聲同而俗之也媼含怒也而引詩碩大且媼則目媼

儼聲同而俗之也俱大也而引詩伋伋俱俱則目俱隳聲
同而俗之也矧殘蕪田也而引詩天方薦墜則目矧矧聲
同而俗之也燠乾兒也而引詩我孔燠矣則目燠燠聲同
而俗之也侗大兒也而引詩神罔時侗則目侗侗聲同而
俗之也贖恨張目也而引詩國步斯贖則目贖頻聲同而
俗之也伎與也而引詩籟人伎忒則目伎伎聲同而俗之
也戡滅也而引詩實始戡商則目戡剗聲同而俗之也擘
束也而引詩百祿是擘則目擘摺聲同而俗之也拔一亩
土也而引詩武王載拔則目拔旆聲同而俗之也鰥鮭臭
也而引周禮膳膏臊則目臊臊聲同而俗之也帑繫布也
而引周禮駝車犬帑則目帑機聲同而俗之也敲艸兒也

而引周禮較雖弊不款則曰款槁聲同而借之也儼精謹也而引明堂月令數將儼終則曰儼幾聲同而借之也邶黏也而引春秋傳不義不狃則曰邶暱聲同而借之也廷徃也而引春秋傳子無我廷則曰廷謹聲同而借之也既小食也而引論語不使勝食既則曰既氣聲同而借之也衿裾也而引論語朝服衿紳則曰衿拏聲同而借之也諛徐語也而引孟子故諛諛而來則曰諛原聲同而借之也徃行兒也而引爾雅徃則也則曰徃是聲同而借之也是則曰上下文互推焉而可得者也又如吝下引易曰往吝遜下復引作遜則曰知遜卽吝之借也櫛下引易重門擊櫛櫛下復引作櫛則曰知櫛卽櫛之借也駟下引易爲駟

穎昫下復引作的則目知的卽駒之俗也枻下引詩桃之
枻枻媠下復引作媠則目知枻卽枻之俗也汜下詩江有
汜汜下復引作涇則目知涇卽汜之俗也媠下引詩靜女
其媠祿下復引作祿則目知祿卽媠之俗也褻下引詩是
褻祿也繼下復引作繼則目知繼卽褻之俗也替下引詩
替兮藟兮媠下復引作媠則目知媠卽替之俗也躡下引
詩載躡其尾蹇下復引作蹇則目知蹇卽躡之俗也僂下
引詩婁舞僂僂娑下復引作娑則目知娑卽僂之俗也叟
下引詩叟兮達兮達下復引作挑則目知挑卽叟之俗也
應下引詩廕彼淮夷矍下復引作癩則目知癩卽應之俗也
也輗下引論語色輗如也舉下復引作孛則目知孛卽輗

之僭也爨下引春秋傳嬖嬖在疚爨下復引詩作爨惋下
引春秋傳惋歲而澌口翫下復引作翫作翫則曰知安翫
疚之僭翫與惛卽惋與澌之僭也翫下引商書西伯戡翫
疚下復引作黎推下引虞書鳥獸維髦喪下復引作喪作
毛速下引虞書旁述屠功仿下復引作救作倂則曰知黎
卽髦之僭喪卽髦之僭救卽速之僭而髦與屠又卽毛與
倂之僭也是則曰前後文互勘焉而可得者也又如匪侶
竹匱器也而媾下引易匪寇婚媾則曰知匪之可僭爲非
也楛槩也而棟下引夏書棟榦楛柏則曰知楛之可僭爲
楹也髹馬髦飾也而霖下引商書庶艸髹霖則曰知髹之
可僭爲著也后繼體君也而詗下引周書在后之詗則曰

知后之可僭爲後也宿止也而託下引周書王三宿三祭
三託則曰知宿之可僭爲肅也猗犛犬也而詔下引周書
詔詔猗則曰知猗之可僭爲兮也爪夊也而獮下引逸周
書獮有爪則曰知爪之可僭爲又也輻重也而怒下引詩
怒如輻飢則曰知輻之可僭爲翰也兩二十四銖也而髮
下引詩統彼兩髮則曰知兩之可僭爲兩也施旗兒也而
眾下引詩施眾濊濊則曰知施之可僭爲披也沃漑灌也
而輶下引詩沃曰輶輶則曰知沃之可僭爲釜也棘小棗
也而櫛下引詩棘人櫛櫛則曰知棘之可僭爲亟也納絲
溼納納也而艘下引詩納于艘陰則曰知納之可僭爲內
也視瞻也而佻下引詩視民不佻則曰知視之可僭爲示

也。夢不明也。而牧下引詩牧人乃夢。則曰知夢之可借爲
業也。巨規巨也。而業下引詩巨業維樞。則曰知巨之可借
爲虞也。革獸皮去毛也。而瑒下引詩偉革有瑒。則曰知革
之可借爲勒也。朱赤心木也。而縵下引詩貝冑朱縵。則曰
知朱之可借爲絳也。咏相應也。而攸下引詩亦有和鸞。則
曰知和之可借爲盍也。萌艸芽也。而耜下引周禮曰與耒
利萌。則曰知萌之可借爲氓也。率捕鳥畢也。而旗下引周
禮率都建旗。則曰知率之可借爲衛也。洗洒足也。而禪下
引周禮一人洗舉禪。則曰知洗之可借爲洒也。孽庶子也。
而蒞下引春秋傳蒞利生孽。則曰知孽之可借爲蠶也。蓀
亡也。而疇下引春秋傳齊侯疥遂疇。則曰知遂之可借爲

豕也燕元鳥也而暱下引春秋傳私降暱燕則曰知燕之
可俗爲宴也瀆溝也而攢下引春秋傳攢瀆鬼神則曰知
瀆之可俗爲嬾也俠俦也而彫下引春秋國語俠溝而彫
我則曰知俠之可俗爲夾也博大通也而喪下引論語不
有博齊者乎則曰博之可俗爲簿也荷扶渠葉也而菝下
引論語曰菝荷菝則曰知荷之可俗爲何也俾益也而篲
下引虞書有能俾篲則曰知俾之可俗曰言使也條小枝
也而紊下引商書有條而不紊則曰知條之可俗曰言理
也獻宗廟曰犬肥者獻也而劓下引周書劓毖殷獻臣則
曰知獻之可俗曰言賢也相省視也而勦下引周書勦相
我國家則曰知相之可俗言治也實富也而匪下引逸周

書實元黃子匪則曰知實之可借曰言盛也此止也而隳
下引詩得此醜醜則曰知此之可借曰言是也瑟庖犧所
作弦樂也而憫下引詩瑟兮憫兮則曰知瑟之可借曰言
莊也如從隨也而葬下引詩顏如葬葬則曰知如之可借
曰言侶也虛飯器也而獐下引詩盧獐獐則曰知盧之可
借曰言犬也孔通也而驥下引詩四驥孔阜則曰知孔之
可借曰言甚也又于也而斯下引詩又缺我斯則曰知又
之可借曰言復也佗負何也而曆下引詩佗山之石則曰
知佗之可借曰言彼也胡牛頤來也而虺下引詩胡爲虺
虺則曰知胡之可借曰言何也祇帛丹黃色也而攪下引
詩祇攪我心則曰知祇之可借曰言適也鷲羌人所斂角

屠鬻也而濫下引詩鬻沸濫泉則曰知鬻之可借曰言泉
出也溘溘水也而楛下引詩榛楛溘溘則曰知溘之可借
曰言眾多也黓日且冥也而藹下引詩萁萁葛藹則曰知
萁之可借曰言茂盛也岐岐山也而嶷下引詩克岐克嶷
則曰知岐之可借曰言有知也袞袞衣也而撫下引春秋
傳是撫是袞則曰知袞之可借曰言離本也榦築牆端木
也而楛下引春秋傳楛部薦榦則曰知榦之可借曰言骸
骨也喙口也而餒下引爾雅餒謂之喙則曰知喙之可借
曰言食臭也好美也肉蔽肉也而瑗下引爾雅好倍肉謂
之瑗則曰好與肉之可借曰言孔言邊也若釋菜也而齔
下引易夕惕若厲則曰知若之借義爲相若也或邦也而

蟹下引易或錫之蟹帶則曰知或之俗義爲或然也畜田
畜也而牝下引易畜牝牛吉則曰知畜之俗義爲畜養也
節竹約也而危下引易君子節飲食則曰知節之俗義爲
節制也參彖星也而罔下引易參天罔地則曰知參之俗
義爲參罔也萬蟲也而噬下引易燥萬物者莫噬乎火則
曰知萬之俗義爲千萬也戲三軍之偏也而諶下引詩善
戲諶兮則曰知戲之俗義爲嬉戲也報當舉人也而瑤下
引詩報之曰瓊瑤則曰知報之俗義爲施報也乾上出也
而灑下引詩灑其乾矣則曰知乾之俗義爲乾燥也獨犬
相得而鬥也而踞下引詩獨行踽踽則曰知獨之俗義爲
孤獨也宛屈草自覆也而坻下引詩宛在水中坻則曰知

宛之僭義爲宛然也彼往有所加也而藹下引詩彼藹惟
何則曰知彼之僭義爲彼此也去人相違也而蟻下引詩
去其蟻蟻則曰知去之僭義爲除去也終絲絲也而俶下
引詩令終有俶則曰知終之僭義爲終始也縣繫也而旒
下引周禮縣鄙建旒則曰知縣之僭義爲鄙縣也獲獵所
獲也而取下引周禮獲者取左耳則曰知獲之僭義爲捕
獲也涂涂水也而溼下引春秋傳脩涂梁溼則曰知涂之
僭義爲涂路也叁禾麥吐穗上平也而捷下引春秋傳叁
人來獻戎捷則曰知叁之僭義爲叁魯也爾麗爾也而昔
下引春秋傳爾貢苞茅不入則曰知爾之僭義爲爾汝也
雝雝鰈也而沘下引春秋傳川雝爲澤則曰知雝之僭義

爲離塞也廣殿之大屋也而衷下引春秋傳晉人或曰廣
勝則曰知廣之俗義爲廣車也甲甲乙也而擐下引春秋
擐甲執兵則曰知甲之俗義爲甲冑也盛黍稷在器中也
而繻下引春秋傳盛夏重繻則曰知盛之俗義爲壯盛也
御使馬也而珠下引春秋國語珠足曰御火災則曰知御
之俗義爲扞御也離離黃也而廼下引易曰廼之離此下
引詩有女此離覯下引爾雅覯繫弗離則曰知離之俗義
爲離明爲離別爲彌離也方併船也將帥也而圯下引虞
書方命圯族昌下引詩東方昌矣娠下引春秋傳后緡方
娠媵下引詩有媵方將葬下引周禮曰待裸將之禮擐下
引春秋傳賓將擐則曰知方之俗義爲方棄爲方位爲方

然將之俗義爲將大爲將送爲將然也是則呂本文與旁見之文互證焉而可得者也凡此皆得之所引經傳也引經傳而外其俗義多附他字訓釋中如於順言理卽呂見治玉之理之又爲順也於盪言常卽呂下帶之常之又爲盪也於喜言樂卽呂見音樂之樂之又爲喜也於通言達卽呂見行不相遇之達之又爲通也於親言至卽呂見鳥飛從高下至地之至之又爲親也於專言布卽呂見泉織之布之又爲專也於儉言約卽呂見約束之約之又爲儉也於可言官卽呂見骨間肉官官箸之官之又爲可也於計言會卽呂見會合之會之又爲計也於詒言遺卽呂見遺亡之遺之又爲詒也於速言疾卽呂見疾病之疾之又

爲速也於俗言習卽目見數飛之習之又爲俗也於代言
夏卽目見夏改之夏之又爲代也於償言還卽目見還返
之還之又爲償也於佞言鄉卽目見鄉黨之鄉之又爲佞
也於賃言庸卽目見訓用之庸之又爲賃也於緣言純卽
目見訓絲之純之又爲緣也於蠶言蠶卽目見蟲齧木中
之蠶之又爲蠶也於相言舌卽目見舂去麥皮之舌之又
爲相也於未言豆卽目見古食肉器之豆之又爲未也於
注言灌卽目見灌水之灌之又爲注也於愆言過卽目見
過度之過之又爲愆也於憎言惡卽目見過惡之惡之又
爲憎也於諜言反間卽目見閒隙之閒之又爲諜也於候
言司望卽目見司事之司之又爲候也於略言經略卽目

見織從絲之經之又爲略也於淺言不深卽目見深水之深之又爲不淺也於暫言不久卽目見從後灸之之久之又爲非暫也於忘言不識卽目見知識之識之又爲不忘也於假言非真卽目見僊人變形登天之真之又爲不假也於廷言翰中於覲言秋翰卽目見翰夕之翰之又爲朝廷爲朝覲也於覲言雖治於險言阻難於蹶言夏易言平易卽目見鸛鳥之難之又爲艱爲險蹶易之易之又爲夏爲平也於適於般皆言辟於任於堦皆言保於撥於討皆言治於儀於擬於過皆言度卽目見訓法之辟之又爲適爲般訓養之保之又爲任爲堦治水之治之又爲撥爲討法制之度之又爲擬爲過也凡若此類亦皆目本文

與扇見之文互諧焉而可得者也是又得之引經傳外也
要而論之假借則一而其例有正有變無其字而借而所
借皆同聲之字是則爲正有其字而借及所借非同聲之
字是則爲變說文於引古及襲用成語往往正變錯出至
自爲注義則概從其正閒或偶涉於變如釁下云酉所目
祭也借酉爲酒會下云曾益也借曾爲增見下云匕合也
借匕爲比旒下云允進也借允爲鞞寡下云頒分也借頒
爲班望下云壬翰廷也借壬爲廷孫下云糸續也借糸爲
繼此例要亦寥寥無幾焉誠目變之可參不若正之可守
也讀說文者於諸部辭語別其字之孰爲借復別其所借
之孰爲正孰爲變而引而伸之貫而通之則於六書之學

思過半矣